

唱歌的小草

韩静霆

13BX41/04



唱歌的小草

韩 静 蓬

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

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苏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6 印张 5.34 插页 4 字数 110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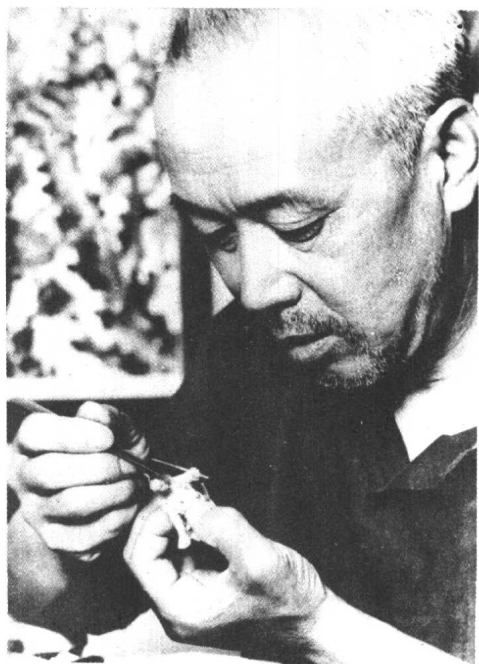
1982 年 10 月第 1 版 198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 7,500 册

书号：10100·595 定价：0.48 元

责任编辑 陈乃祥

民间艺术家曹仪策
在创作微型面塑



著名作曲家雷振邦
为新影片作曲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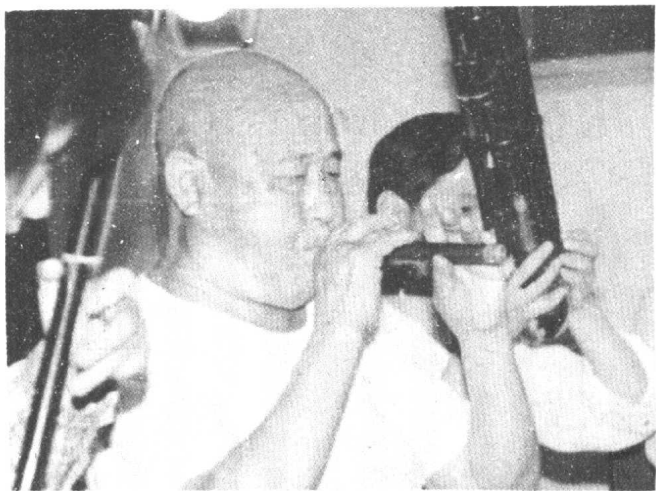


青年歌唱家关牧村



快板书艺术家李润杰





老艺人张广泉和他的徒弟们

聋哑画家韩不言





著名儿童剧演员方掬芬近影

著名画家许麟庐近影



• 目 录 •

醉面人和他的女儿.....	1
梦中的雷音寺.....	14
作曲家的“故乡”.....	24
唱歌的“小草”.....	31
“书痴”.....	39
白石老屋印象.....	46
竹板春秋.....	53
龙头胡琴.....	68
放风筝.....	76
给我一根绣花针.....	82
回到童年去的小路.....	87
笙管菩萨	115
不言	126
爱的魔力	136
盆中桂林	151
爱你，盲人音乐家	159
乐谱上的“风”	166
“铜豌豆”	173

醉面人和他的女儿

时钟已敲夜一点，贪杯的老艺人曹仪策，又醺醺欲醉了。

前半夜十时许，他从首都人民剧场走出，回味着“林教头风雪山神庙”那场戏，心头象鹅羽撩拨，痒痒酥酥，精神上先已微醉了。护国寺大街的路灯眨眼，使他想起剧中人明亮的眸子；圆月边轻云舒卷，使他想起戏曲人物甩动的水袖。回至家中，卧在床上，那锵锵锣鼓，在脑海里愈发敲得紧了。他忙摸过酒壶，满饮几杯。是酒？是情？曹仪策的脸烧得通红。他翻身下床，端坐灯下，浓黑的眉头跳动着，捏过白日蒸好、配了色的熟面，取过牛角小拨，将面团在手心一揉、一捏，用牛角拨左挑、右挑，软塌塌的面团象有了灵性，变成粗壮胖大的和尚鲁智深，手握禅杖，同他面面相觑。

月儿隐去，曙光临窗，舞台上的林冲、鲁智深，已经变成不到半寸高的面人儿，立于核桃壳内。核桃壳内喷洒了白面，仿佛大雪纷飞，铺天盖地。鲁智深灰色袈裟与林冲黑色长袍，衣袖当风，飘飘欲

动。林冲红缨枪尖上挑的葫芦儿，似乎在风里摇摆。两个面人儿，一个肤色黧黑、粗眉环眼，一个面色红润、秀眉美髯，神态、气质相映成趣。两双眼睛不过针眼大小，却似藏着豪爽之气、不平之事。

曹仪策捏着放大镜，仔细揣摩自己的作品，他厚嘴唇一噘，象要同林、鲁两人谈叙，眉眼儿挤到一块，笑咪咪地，又提起酒杯，呷了一口。此时此刻，即便酒不醉人，人也陶然自醉。他舒心展眉，一会儿，俯在核桃面人旁边，打起了酒呼噜。

哦，难怪人称曹仪策是“醉面人”！

莫怪“醉面人”恋杯，他，这个性情温和、幽默而又胆小的老艺人，不善言谈，性格内向，说起话嗫嗫嚅嚅。他的话，大都自己跟自己说。他的喜怒哀乐，人生的酸甜苦辣，尽在一个“酒”字里包藏。特别是解放后，党和政府发掘民间艺术，他这个“面人迷”如愿以偿，确定了一辈子捏面团儿的人生道路，喝酒的由头，越来越多。就为这个微型面塑鲁智深，便饮过几斤白干。起初，他按着鲁智深剧照捏，久捏不成，喝着闷酒，捶着自己又宽又方的额头，骂自己不开窍。后来，又去看戏，反复揣摩，不仅摆出那花和尚的架式，颇有点儿意思，戏词也可诌上几句。鲁智深在他心里跃动着，他发现了失败的原因：人物形象不威武，在于架式不舒展，脖子太长。曹仪策将微型面塑鲁智深的头，用两个手指一捏，向下一戳，花和尚圆溜溜的头，插进了脖腔里。小面人儿鲁智深，刹时添了几分威武。曹仪策灵机一动，又

拿起桌案上的仕女面人儿，将它的肩头捏了捏，又把那脖子往长里一拉，吓，那女儿家似乎眉眼儿在笑，增了十分的娇柔妩媚。曹仪策喜得手舞足蹈，写下“将军无项，美人无肩”的体会，又满斟水酒，一饮而尽，醉眼朦胧，傻憨憨地望着面人儿笑个不止。

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？一杯水酒里，包藏着多少艺术创作的辛酸与喜悦？他的艺术创作，都是在夜阑人静之时，一杯酒，一团面，惨淡经营，潜心在小核桃壳内，塑制钢笔尖儿大的各种人物，艺术造诣越来越接近成熟。他的微型面塑，仿玉器，仿牙雕，都达到乱真的境界，面人儿同玉器、牙雕混在一起，难辨真伪。六十年代初，为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，他塑制了大观园里几百个面人儿。“黛玉葬花”、“元妃省亲”、“刘姥姥醉卧怡红院”……人物逼真生动，曾远赴日本展出，博得一片赞誉。这期间，他有三次难忘的举杯。一次是敬爱的周总理陪同外宾，参观了他的面塑。周总理俯身凝眸，面露喜悦和惊讶，问：“这是谁的作品？”

“面人曹，曹仪策。”

“好！”周总理伸出拇指，连声夸赞，随即买了几个出售的面人儿，赠送给外宾。

曹仪策听说，摸过酒壶，喝得酩酊大醉。人醉心不醉，他摸着花白胡茬，喃喃自语：“周总理呀，总理，我面人曹还要捏得更好……”

第二次举杯，是陈毅元帅观赏和夸赞了他的面塑。第三次喝喜酒，是在弟弟家里。“醉面人”脸晕

红霞，笑得开怀。弟弟问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“醉面人”凑近了弟弟，嗫嚅半天，才说清楚：“市委书记接见了我们，真瞧得起咱捏面人儿的。”

一句话，吐出多少感慨和辛酸！昔日背个木箱，走街串户，沿街乞讨般的“面人儿叫花子”，成为市委书记的座上宾，受到党和政府的抚爱与关怀，怎能不多喝几杯！“醉面人”说：“书记象老朋友一样，还问我，有什么困难可以提出来。”

曹仪策的弟弟心里一动，他想，哥哥没有个固定工作，行踪漂泊，生活甚不稳定，这正是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时机，忙问：“你说了什么？”

“醉面人”慢悠悠放下酒杯：“我对书记说，装面人儿的核桃皮儿，可不好找。”

吓！他竟然向北京市委书记提核桃皮大的问题来，岂不是又傻又憨？

“你怎么没提提工作呢？”

“噢，我心里只想着面人儿，没想别的。”

是的，曹仪策的心眼儿，全部让面人儿艺术占据了，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。这种在昔年自生自长，又将要自消自灭的艺术，不是建国以后党的重视，怎会登大雅之堂？他为党对民间艺术的关怀举杯，为自己生逢其时痛饮，弟弟担心他的身体，收起酒壶劝道：“忌酒吧，别喝了。”

“心里痛快，岂可无酒？”他开玩笑地说，“家里还有几缸呢，喝完了再说。”

然而，生活并不全是甜津津的喜酒，也常有苦

酒、辣酒与酸酒。林彪、“四人帮”肆虐之时，他的小面人儿一概被斥为“牛鬼蛇神”、“才子佳人”，均在打倒之列。他只得改行去搞“宫灯”、“铁画”。有一段时间，月薪八元，非但无酒可喝，吃饭也没有着落，锅空灶冷，他只好常舀几瓢凉水喝下充饥。一天，“醉面人”被关押之后，获得开释，一位老艺人朋友见他面容憔悴，担心地问：“老曹，挨斗了？”

“醉面人”若无其事地摇摇头。

“听说你被关了起来……”

他幽默地一笑：“哦，他们胳膊胳膊我。”

哈！即使在那风雨如磐的日月，在如此劫难之中，“醉面人”仍然象蒸不烂、煮不熟、捶不扁、炒不爆、响当当一颗铜豌豆；依旧似锄不断、斫不下、解不开、顿不脱、慢腾腾千层锦套头。他恁般幽默，什么也不在乎，他本人就仿佛是一块有弹性、有抻劲儿的面团儿。在此期间，不许他塑制传统的戏曲人物，他便捏制一些民族舞蹈和仅有的八出戏的人物。同时，他学习民间，借鉴西洋，在人物解剖上下了功夫，用橡皮泥塑制人体、动物骨骼……使自己的艺术创作，更上一层楼。他一面在灯下雕制，一面用发颤的喉音，轻轻唱着《探阴山》里的戏词儿：

“又只见大鬼卒、小鬼判，押定了屈死亡魂，项戴锁链。悲惨惨，惨悲悲，阴风绕，吹得我遍体皆寒……”

曹仪策唱着，又兀自往空腹中灌下一杯浇愁烈酒，他望着那一团团五色的面，想到同行艺人们烧

锅炉的、做油漆工的，尽皆改行。只觉得酒哽在喉，涩苦难咽，落入肚中，烈火烧膛，不禁怆然泪下。

二

七十年代初，“醉面人”曹仪策总算找到个安身之处，在首都一个美术人形厂，设计绢人。然而，当时的工艺美术界，在“四人帮”残酷破坏下，落花流水，很不景气。美术人形厂也萧条冷落，下马解散，并入袜厂。

“醉面人”空有一身巧夺天工的技艺，真个要去织袜子吗？

不料，此时却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：敬爱的周总理指示，不能使工艺美术“艺绝人散”，要恢复和发展工艺品生产。七六年初，国务院一位副总理又指示“面塑”的生产要恢复。

曹仪策闻说，喜不自禁，酒瘾大作，他蹬上自行车从厂子回家，这段路共有五个酒铺，老艺人“闻香下马”，见酒作揖，连饮五回。车至家门，“醉面人”，又返身横贯全城，分别到老朋友家报喜。他急切地要把好消息告诉所有的朋友：“面塑”可不得了啦，国务院领导重视！党和民间老艺人，真是你心中有我，我心上有你！曹仪策同时与几人约好，要痛饮几杯，庆祝一番。

“醉面人”傍晚回家，汗透胸背，笑意盈面，一叠声地对女儿曹悦叫道：“小元，酒，酒，酒！”

曹悦纳闷：“什么事儿，这么高兴？”

“先拿酒来，再对你说！”

女儿端酒把盏，“醉面人”一味望着女儿痴笑。曹悦撒娇道：“你不说，不给你喝了。”

曹仪策说：“绝路逢生，绝路逢生！上头重视，面塑要恢复了。我这一把子年纪了，想带好几个徒弟，也想把你教出来，让你把这门儿艺术接过去。元儿，你愿意不？”

曹悦秀气白皙的脸，立刻浮上喜悦的红晕，高兴得跳起脚：“爸爸，好爸爸！……”忙给父亲满斟了一杯。

这一晚，他醉得一塌糊涂，吃吃笑个不住。他打心眼里觉着自己是最幸运的人，最快乐的人，未来在向他招手，“面人儿”在等着从他手中出世。妻子、女儿熬不住困，先已睡去，他心血狂涌，一跤扑倒在地上。兴奋过度，乐极生悲，“醉面人”患了脑溢血急症。

一病不起，命在旦夕，经医院紧急抢救，效果甚微。几十小时之后，已是“醉面人”的弥留之际。他卧在床上，人事不知，偶尔醒来，牙关紧闭，眼皮上象压了千斤重物，睁不开、抬不起，昏沉沉如堕雾中。几十年间的往事，乱麻一般缠绕着病魂儿——

……他好象又回到了少年时光。以曹雪芹同宗自诩的父辈，期待他成为曹雪芹那样的饱学之士，他却背上书包，溜到庙会上去，跟着捏面人儿的转，踮起脚跟傻看。不觉日已偏西，他忘了肚饿，用买点心

的几个铜子儿，买上一小块面，回到家里，捏起孙猴儿、猪八戒来……

……他好象又在为自己的艺术生涯奔波。小时候，他还不懂面人儿也是艺术，只是莫名其妙地迷恋陶醉。解放后，党和人民政府关怀民间艺术，他才逐渐意识到，“面人儿”是祖国宝贵的艺术遗产。他不肯再做裁缝铺里的伙计；他抛开了当会计时用的算盘，他要伴着面人儿，朝朝暮暮，过一辈子……

……他好象正在老朋友的簇拥之下，酒桌上站满了枣核大的面人儿：怒发冲冠的钟馗；多愁善感的林黛玉；英姿勃发的穆桂英……全都依恋着他，舍不得他去。老朋友杯盏交错，为面塑艺术工厂的新生，为面人儿艺术的崛起，一味地劝酒。“不，不，不能再喝了！”他想推托，嗓子眼象堵了棉花，胸口憋闷，无力说话……

这一切，又都象是虚无缥缈的烟云，慢慢地散去，散去……“醉面人”的口里，只剩下游丝一般纤弱的一口气儿。周身的血液，起初暴涨，要压裂血管，此刻，血液却要凝结，将要脉断气绝了。他终于拚着生命的最后力量，撑开眼皮，他知道自己已是回光返照，死神已经向他招手了。他恼恨自己为什么那样贪杯？他悔恨自己不该大喜大悲，还有多少面人儿要捏？还有多少事情要做？还有多少话要对女儿嘱托呀？他迷离恍惚，见女儿正在床头，哭得象个泪人儿，便欠动着嘴唇，呼噜呼噜地说什么。

女儿停止抽咽，努力辨别“醉面人”的口形，想

从那混沌而又微弱的声音里分辨出父亲的嘱咐。

“醉面人”呼噜了半天，喘成一团，也未说出一个清楚的字儿来，他余力已尽，却不甘瞑目。“醉面人”急了，一下子欠起身来，摘下女儿衣兜上的钢笔，又沉重地摔倒在床上。女儿伸出手心，让他写出要说的话，笔尖象风里的小草，颤颤摇摇，写不成字。

曹悦哽咽着说：“爸爸，别写了，写不成字……我说吧，我能说出您的心事……”

“醉面人”眼睛瞪得好大，等待着，望着女儿的嘴巴。

女儿说：“面人儿艺术，总算要恢复了，您是盼着我能继承您的艺术，您……放心，放心，我将来一定捏得比您还好……”

女儿的话，刚好戳到“醉面人”心上。他心口一松，顿时脉断气绝，安详地闭上了眼睛，嘴角留着一丝欣慰的笑意……

三

雁不复来，不成春季；浪不复涌，不成大海。珍贵的民间工艺，没有一代一代接续，哪有如花似锦的艺术？濒于绝境的核桃壳里的微型面塑，没有党的重视与挽救，早已如死灰飘零，不复存在了。

当祖国三十岁生日的时候，又一代新的民间工艺艺术家在崛起。“面人郎”的女儿郎志丽，捏面人儿已有二十年历史了；“面人汤”的儿子汤夙国，已

从美术学院毕业，以崭新的姿态，出现在艺坛上。“面人曹”——“醉面人”的女儿曹悦，正在青春年华，经党组织的关怀、培养、安排，已经成为雕漆厂的青年艺人，在核桃壳里，倾注自己的心血，塑制微型面人了。

曹悦一双纤纤素手，正在揉搓雪白的面团儿，揉罢，对好颜色，她拿起父亲留下的有机玻璃拨子，在面团上一挑，又放下了，曹悦清澈的褐色瞳仁，象蒙上了一层雾，她仿佛回到父亲身边，度过那珍贵的时光……

记得是她六、七岁的时候，爸爸带她到动物园去，她象过年过节一样高兴。可是，父亲把橡皮泥分给她一半儿。站在大猩猩笼子外，不走了。一小时过去了，曹悦急得去拉爸爸衣袖儿，“醉面人”把衣袖一甩，怒喝道：“干什么？去，去！”曹悦哭了，脸上挂着泪珠，却又噗哧笑起来：哦，爸爸捏了个活灵活现的大猩猩……可是，那会儿，自己怎不好好向父亲学习呢？

耳濡目染，潜移默化，十几岁的曹悦，已经能仿制一些核桃面人儿了。那天，她捏得了一个“蔡文姬”，十分得意，便摇醒正在睡觉的爸爸：“您看，我捏的。”爸爸睡意未消，扫了一眼：“什么你捏的？那是我……”“您的在桌子上呢！”爸爸坐了起来，见果真是女儿捏的，心里一喜，又立刻收住笑容，挑鼻子挑眼儿：“这个蔡文姬发挺，胳膊不对劲儿。”曹悦撅起了嘴，不理爸爸了。当时怎想不到，那是爸